

淘金人

淘金人

第六章：金道牵手行

一、大脑壳的愿望

大脑壳的老婆甲菊跟湘乡的一个补鞋匠跑了，村里的几个女人传出实情后，凹鼓岭的女人再不敢挨他了。

“细苟大脑壳”，名扬金银湖，没谁敢碰。他发誓赚了大钱再去找去那些专门要钱的女人。但他从一九八一年搞冶炼，先“走水”后“走渣”，一直走到一九八八年，一直没赚到这美梦成真的钱。

头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带着有限的两千多块钱，在萍南进了一家按摩院。接待大脑壳的是一个很苗条的女人，二十岁的样子，婊子打开了淡红色的彩灯，叫大脑壳躺在床上想蕴酿气氛，大脑壳却迫不及待地抱住婊子要来说完事付款；婊子脱了个精光，本能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套套；大脑壳看了看女人手中的小套套，脱了衣服却不肯脱裤。婊子说来不来，不来，我穿衣服了；大脑壳不知这是催促和假意吓唬，赶紧脱裤；婊子一看，

立刻惊住，三把两把穿起裤子要走，谁知大脑壳拉住她不放，说你讨价我没还价，怎么说不来就不来呢！价钱还可以商量一千八百你开口；婊子说，再高的价也不来。

大脑壳的全部家当才只两仟伍佰块钱，这是走渣的本钱。莫说 1000，就是 100，他都舍不得。他也有自知之明，也怪不得人家，看她那苗条的样子，自己也的确不敢乱来，只是把姑娘搂在怀里，按在床上，隔着长裤乱戳一顿，把女人的裤裆戳得一塌糊涂。完事后，女的向大脑壳要小费，大脑壳说你裤都没脱，服务不周到，还要钱。女的说，至少也得给 50。大脑壳说，你脱裤让我的老二亲那你那宝贝一下给 50，亲两下 100。但女的终于没敢脱，她知道男人的习惯，得寸进尺。就这样，大脑壳把遗憾留在萍南的一家按摩院。但他也发誓，一定要挣大钱，那怕出两千，出两万也要达到目的。

应该说比大脑壳倒霉的还相当少。他走水，走到了“水尾”，原先 5 元钱一桶的定影水，到他手上涨到 200 元一桶。原先的定影水都是真家伙，而后来，他买的都是经过稀释处理的。800 元起本跑了一年，仍然是 800

多元钱。后来改为走渣，开始没经验，跟人合伙，学识货、炼货。他人高大，力足，背货、挑货他唱主角，生炉、守夜、提罐子也是他唱主角，但都欺他没技术，在关键时吃他。

第一个合伙的是他的表弟，在最后一道工序分金时，他和表弟一起把炼出的银块放进钢杯，倒入泉水，加硝酸，表弟用钢匙搅动着，分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颗粒金。边加硝酸边搅，分出了大半杯金粉，表弟预计说，每个人净赚五千应该没问题。这时，没泉水了，大脑壳高高兴兴地提着铁桶去打水，打水回来继续加硝酸。分出结果，总共只赚了 1000 块钱。他把自己的怀疑告诉朋友说。朋友说谁叫你去打水？大脑壳才悟出，就是在他去提水那一刻，表弟把金粉舀出藏起来了。朋友说，跟我搭档吧！包你每回挣 3000 块以上。

于是，大脑壳与朋友搭档。大脑壳的朋友识货的经验很丰富，提炼的技术也很好，做事也勤快，大脑壳对朋友的印象比对表弟的好。煎一炉都能从炉底夹出一块大而厚实的银块。每夹出一块冷却之后，朋友都用手拈

拈，看看成色，然后就是笑，说有家伙看。谁知临分金时，杯里的烟在冒，搅来觉去，几乎全变了水，末了，杯底只有一点毛毛金。原先估计有 8000 元的价值，结果 1000 元都没卖出。大脑壳和别人谈起这事是什么原因，那人问，你们用什么水分金？大脑壳说和往日一样用泉水。钢杯干不干净？大脑壳说那我就不清楚。那人说，金变成水从水里走了。大脑壳啊了一声。那人问水装在哪里？大脑壳说，好象用桶子和钵头装好放在屋角。那人说，只要水在，还可以回收上来。可等大脑壳赶到朋友家，朋友说，水已被他妈倒进了臭水沟。大脑壳再返回去对那人说时，那人说，分金的水沾不得盐，沾盐即变水。但是，水里的金仍有办法回收。大脑壳问怎么回收。那人说，水已经倒掉了，还说什么？这些搞冶炼的人都有这么毒一个。大脑壳，跟我走，你放心就是。

于是大脑壳又跟那人合伙。大脑壳也自认为有了防范的经验，不怕了。那人本钱不足，也只适合走渣，也是吃苦耐劳的角色。搞来的货也说能赚好多好多钱。每次煎银饼时，明明看见会有一个很大的银饼，但转眼就

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只好卖炉底，要价高了，别人不肯要，还价低了不肯卖，拖得大脑壳火起，说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人说，你不要了，我把本钱退给你。大脑壳还把那人看成异常慷慨的好人，其实，那人煎货时就是在最后一炉火上做了手脚，突然降温，银子带着金子都钻进了炉底。那人把炉底买下，重新提炼独自赚了。

后来，大脑壳又跟过好几个师傅，不是用这种手段，就是用那种方法“吃”他。

有时让大脑壳赚一点，有时让大脑壳只归拢本钱。经事多了，大脑壳也会识货了，也会炼货了，也会防伙计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吃自己了。到了1990年，他决定一个人“走渣”。但走渣碰上的又全是些奸猾的家伙。

第一次看好的渣，装好包，交了钱后，转眼让货主掉了包。

第二次，看见渣里有很多铅珠子和铅块，有铅珠子铅块的货含金量都很高，大脑壳本意想吊货主的胃口，当时不买，游了一圈后，想降价买走。不料货主看出他

舍不得这批货，反而提价。提价也要，回到旅社，打开袋子仔细一看，那些铅块已少了许多。货主已捡出来了。

第三次，他吸取以往的经验，买了一些好渣兴高采烈坐在侨县汽车北站下车。被派出所的拦住，说他非法收购冶炼原料，把他的渣全部扣下了，好说歹说，就差没给派出所的下跪了，最后把身上仅有的 500 元交了罚款才换回辛辛苦苦买来的废渣。回到家里，碳也没了，铅也没了，罐子也没有了，只好借钱买。老妈说：“细苟，你没个发财的命，算了。”细苟不服：“讨米讨得久，总会碰上做大酒。”

一直到一九九〇年。细苟买回两千块钱渣，炼出 5000 块钱金子，去掉所有开支还赚了 3300 元。大脑壳舒了口气，身上有 6000 块了，他妈的，这回非得要达到目的。

当晚，他赶到县城，已到一家按摩院门口，但听说陈大贵被骗，他没心事进去了，直扑萍南矿。事情结束后，带着身上的六千块钱直接赶到山西沙河，买了三千五百元钱废渣，竟赚了六千五百块，积蓄终于突破一万。但找婊子的事渐渐觉得没

意思了。

二、困境中抱出个金娃娃

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日，李日亮接到北京希贵金属厂八月十日拍来的电报。催他立即携款提货。这天，他的儿子李希林和女儿李希媛同时接到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。县一中是重点高中，上了分数线的免去学杂费，没上线愿意进一中的必须交建校费。收费标准为差 1—5 分每生收 2000 元，6—10 分每生收 3000 元，11—20 分，每生收 5000 元，超过 20 分以上的钱再多也不收。李希林差 2 分，要交 2000 元，李希媛差 11 分，需交 5000 元，两兄妹学杂费要一万余元。早两年，一万余元对李日亮是小菜一碟。可如今，李日亮身边只有 5 万元存款了，这五万元不到万不得以不能动。他还欠 80 余万元债务。平日的熟人、朋友见了他就躲，生怕他开口借钱，而债主见了他就追，生怕他还不清。

李日亮原先总是抽 9 块一包的“三五”牌香烟，“三五”牌烟劲大。如今，他抽不起了，不抽又不行，只好改抽两块钱一包的“相思鸟”。北京催提货，儿女要读书这钱从哪来呢？他从缭绕的烟雾中似乎看到月亮那阴险的面孔，他恨死了月亮，没有月亮点水，自己怎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想到这里，日亮恨不得杀了月亮。

月亮的病治好後，又开始在金银湖频繁地活动，他得知日亮不仅身无分文，而且负债累累；陈大贵红过一阵，但已两起两落，如今大不了也就那么几十万，几十万有什么用，搞不好几把就赌光了，败家子！陈大贵那老不死的父亲说有百多万，但是个守财奴，赚了那一笔后，再也没动了；马成良据说有几百万了，但他已永远离开了侨县；刘金明又怎样，他那钱迟早会在美容美发院泡光。除了他们，金银湖其它的人也就不算什么了，噢，听说陈鹏一直在外面跑，混得不错，他可能是个成气候的。妈的，比来比去，你们都不如老子。你们走私、走渣、走厂，你们走吧！老子走的这条路你们莫说骑马，即使坐飞机也追我不上，老子干的是一本万利的勾当。

你们以往恨老子靠点水发财。如今，老子不点水了，照样发大财。

他踱着方步，走进日亮屋里，喊了声老大。躺在睡椅上抽烟的日亮一只眼睁开，一只眼眯着回了声“坐！”仍然抽他的烟。肖冰桃给他倒了杯开水，也只冷冷地喊了声坐。

“恭喜你呀！老大，希林、希媛兄妹两个都考上一中。”

日亮说：“兄妹俩读书还算争气。”

月亮说：“听说你不打算送了，是不是手头不活。兄弟间，说一声嘛！”

日亮和冰桃打算，读书是赚钱，现在金银湖很多人没读好多书，照样能赚大钱，他也准备只送希媛进一中，让希林跟自己搞冶炼算了。但听了月亮的话，很反胃。他深吸了一口烟，慢慢地吐出说：“没有啊！人家想考一中考不上，他们考上怎不送呢？不就万把块钱嘛！”

“外面有人说，这阵子你比较拮据，我说呢？再拮据读书的钱也有哇！”

“人家向我借钱，开口就是借几十万，我不叫苦怎么办？我说没钱他们又不相信，还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船烂有底，底烂有千钉。好象我抓不光似的。”说着，他摸摸身上，没烟了，喊：“冰桃，希媛在家吗，叫她给我买条烟来。”

希媛出来了，日亮掏出一百块钱给她：“仍旧买一条“三五”牌的。”希媛走了，日亮又吩咐冰桃搞两个菜，月亮好久没上门了，今天留他吃中午饭。冰桃说没什么好菜。日亮说，今早不是砍了麋肉吗，有了这碗，其它配个六荤三素就行了，等下我喊几个来陪的。金银湖也太闭塞了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，看样子要把房子建到彬州去。

接着，日亮叫通知陈大贵、候生田来陪月亮喝酒。

“你找他们来陪，我就不喝了，都是仇人。”月亮说。

“你不要他们陪，我叫星亮哥来，他在那边清理炉子，过几天，北京又有批货运回来。”说着，日亮把电报丢在桌上让月亮看。

“他来，也不喝了，改天，我们兄弟还是在彬州找

家象样的酒家叙叙。”

“那也行，等我把北京这批货炼出来了再说，我作东。叫拢所有在彬州的金银湖人。”

月亮没吃午饭就告辞了，但他弄不清日亮到底有钱还是没钱。

日亮要在月亮面前故弄玄虚，他就是不能让月亮捞清他的真实想法。他吃亏就吃在让人知了真实的想法。

但是，没钱了怎么办呢？赚，当然是想办法赚，本钱从哪里来呢，只有借，向从未开口借过的地方借。日亮万般无奈找到当农民的妹夫林新民。

林新民是林家垌人，一直在家种田、养猪。人家走水、走私、走渣、走厂，他什么都不走，人家给老板打工挣钱，他也不干。后来以种田为辅，当起了养猪专业户，一年出栏四次，每次出栏 20 头，两三年里也有了好几万。李日亮赚那么多的钱，他从不向他借。种养的成本也只那么大，日子过得下就行了。日亮也从不向妹夫借钱，他那点钱对自己的大生意起不了作用，但如今逼到这个份上，不得不向妹夫求援。林新民说我总共 6 万

多块钱，你拿五万去，我留一万周转。日亮没想到从未得到自己关照的妹夫会如此爽快，如此气慨。他能借给自己 5 万，比大老板借给自己 100 万还领情。日后若是发了，别人能忘，这个妹夫绝不能忘。

李日亮从五万中拿出一万给希林兄妹办好了入学手续，随之带着 9 万元现金上了北京。

北京市希贵金属提炼厂与日亮是老交情了。厂里的领导都很熟，交道打得最多的是供销科长阳明生。阳明生还只 30 零岁，为人精明，待人热情，豪爽。厂里有货了，拍电报过来，日亮携款提货，他在这里赚过不少钱。但这次，等日亮手持电报赶到这里，已有人于先天把货全部提走了。阳明生说是你的弟弟，叫月亮，我们看了身份证，的确是李月亮和你同村同组。他还拿出你的信给我们看了，信上说，近来你很忙，送儿女入学后要立即前往广州航空公司提货，这批货就让你的弟弟月亮付款提走。日亮说，那封信呢？厂里说，那封信我们看后，月亮又拿走了。日亮又问了提货人的模样，日亮断定是月亮看了自己的电报后，打了拐子主意。厂里人说：“我

们本来也考虑他为什么不拿电报来呢，想打个电话问你。但月亮说你家没电话，他叫我再拍个电报催你快来。他在这等几天也可以，我听他这么说不再怀疑。喂！你这么大的老板，怎么不买部手机呢？才一万多块钱。”

一万多块钱，早几年对日亮来说，很容易，但现在连妹夫的五万才只九万元，从仅有的 9 万元挤钱买部手机，合算吗？这 9 万元本想用来翻本的，不想货让月亮提走了，要是我有部手机，绝不会出这种事。这批货损失起码 20 万，一部手机不就是一万多么？

阳明生对原本该给日亮的货被人冒提也很遗憾，说：“李老板，你要做就把生意做大点，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，搞不好，会发大财。你跟我来！”李日亮随阳明生来到北京市郊一个叫精工异形螺丝厂厂区，在一个山包前停下来。

日亮很纳闷地问：“什么大生意？”

阳明生说：“我查过厂史，精工异形螺丝厂原是冶炼厂，1937 年创办的。1938 年日本鬼子把厂接过去办了 7 年。这座山包全是废渣。1945 年，抗战胜利我们接过来

改办精工异形螺丝厂，直到现在。已经 45 年了，那些废渣一直堆在这里。”

日亮一听，对这个山包来了兴趣。

出现在日亮眼前的山包上的树大的都有提桶粗一棵了，杂柴、冬茅长得排排实实。日亮又问了句：“这？”

供销科长用右手划拉了一下，说：“对，这山包，全是废渣。”

月亮蹲下身子用手捻了一下，又扯开一片草，发现全是黑沙土一样的东西。他说有人问过吗？阳明生说有，从 1984 年起，就有人来看过，大都是侨县人，但看过之后，什么也不说，只笑笑，摇摇头，就走了。你自己琢磨这里有不有价值。

日亮绕山包走了一圈；又走了一圈；又走了一圈。他很快提出了分析论证：从山包长出的树看，这堆渣至少是 40 年以前的。厂里近 20 年的渣没往这里倒了，有一点，卖一点，已变了钱。以往，冶炼技术不高，废渣的含金量则高，特别是日本人办厂的时候，中国人不甘心给他们搞。胡乱提炼一下就倒了。说不定，炼出的金

块和银块也倒掉了。

日亮有点心动了，又绕小山包走了一圈。问大概要多少钱？阳明生说开价是 100 万！日亮睁大眼睛说是天价，没得谈了，你要 100 万，有多少吨？要多少钱一吨？阳说算 300 吨，才 3000 多块一吨。

日亮对 300 吨没非议，以他的眼光看，500 吨也不止。但他说就算 300 吨，泥土一样的东西。也要 3000 多块一吨，有人取过样吗？

阳明生说，一般的人都是看看就走了，有不有偷偷取样的不知道。反正也没人守。

日亮的心又动了一下，看来，买货的人都被 100 万钱款和山包一样的货吓住了。但他还是摇头说不要。不敢下手。科长又劝：“李老板，你取个样回去，我还告诉你，我们厂要清理这个地方建房，催得紧，我说的这个价还可往下降。”

日亮把阳明生的话仔细琢磨，认定有利可图，但仍然只点点头，答应先取样做出再说。

答应了，终于有人答应了，科长高兴得不得了，象

招待贵宾一样安排日亮住下来。

第二天，供销科长阳明生亲自陪日亮取样。

日亮带了锄头，还带了邮电工人挖电线杆眼的那种长把凿铲和长把挖耳。他采遍了小山包的上上下下，周周围围，里里外外，深深浅浅，总共带回 50 公斤沙土一样的东西。

采样时，李日亮当着科长的面没怎么细究，到了宾馆，他从袋子里抄一把上来用手指捻。一捻，不得了，一粒一粒的银珠子都很多。一到家，日亮亲自把林家垌的妹妹和妹夫喊来，把弟弟日旺也喊来，他把袋子解开，要他们抄一把沙土上来捻，林新民不识货，捻来捻去没捻出什么货色。但日旺只捻了三下，又抄上一把，又捻了三下，问，这货是哪里的，有多少，价格怎样？日亮一一作了回答。日旺说马上做样。

日亮不顾从北京到金银湖四天三晚火车和汽车旅途疲劳。兄弟、妹郎、妹妹四人立即开炉。

50 公斤样泥炼出 6 两白银，把白银化成金粉 5 克。

四个人开始用笔算帐，日亮说那堆货至少有 400 吨。